

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

陳寅恪

印度人爲最富於玄想之民族，世界之神話故事多起源於天竺，今日治民俗學者皆知之矣。自佛教流傳中土後，印度神話故事亦隨之輸入，觀近年發現之敦煌卷子中如維摩詰經文殊問疾品演義諸書，益知宋代說經與近世彈詞章回體小說等多出於一源，而佛教經典之體裁與後來小說文學蓋有直接關係，此爲昔日吾國之治文學史者所未嘗留意者也。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九賢愚經記云：

「河西沙門釋曇學威德等凡有八僧，結志遊方，遠尋經典，於于闐大寺遇般遮于瑟之會。般遮于瑟者漢言五年一切大衆集也，三藏諸學各弘法寶，說經講律，依業而教。學等八僧隨緣分聽，於是兢習胡言，折以漢義。精思通譯，各書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爲一部。」

據此。則賢愚經者本當時曇學等八僧聽講之筆記也。今檢其內容，乃一雜集印度故事之書。以此推之，可知當日中央亞細亞說經例引故事以闡經義，此風蓋導源於天竺，後漸及於東方。故今大藏中法句譬喻經等之體製，實印度人解釋佛典之正宗，此土釋經著述如天台諸祖之書則已支那化，固與印度釋經之著作有異也。夫說經多引故事，而故事一經演講，不得不隨其說者聽者本身之程度及環境而生變易，故有原爲一故事，而歧爲二者，亦有原爲二故事，而混爲一者。又又在同一事之中，亦可以甲人代乙人，或在同一人之身，亦可易丙事爲丁事。若能溯其本源，析其成分，則可以窺見時代之風氣，批評作者之技能，於治小說文學史者儻亦一助歟。

鳩摩羅什譯大莊嚴經論卷三第十五故事，難陀王說偈言：

「昔者頂生王。將從諸軍衆。并象馬七寶。悉到于天上。羅摩造草橋。得至楞伽城。吾今欲昇天。無有諸梯陁。次詣楞伽城。又復無津梁。」

案此所言乃二故事，一爲頂生王昇天因緣，一爲羅摩造草橋因緣。頂生王因緣見於康僧會譯六度集經卷四第四十故事，涅槃經聖行品，中阿含經卷十一王相應品四洲

經，元魏吉迦夜曇曜共譯之付法藏因緣傳卷一，鳩摩羅什譯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下卷，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護國品，法矩譯頂生王故事經，曇無讖譯文陀竭王經，施護譯頂生王因緣經及賢愚經卷十三等，梵文 *Divyāvadāna* 第十七篇亦載之，蓋印度最流行故事之一也。茲節錄賢愚經卷十三頂生王緣品第六十四之文如下：

「頂生王意中復念，欲生忉利，即與羣衆蹈虛登上。時有五百仙人住在須彌山腹，王之象馬屎尿落汗仙人身。諸仙相問：何緣有此？中有智者告衆人言：吾聞頂生欲上三十三天，必是象馬失此不淨。仙人忿恨，便結神咒，令頂生王及其人衆悉住不轉。王復知之，即立誓願，若我有福，斯諸仙人悉皆當來，承供所爲。王德弘博，能有感致，五百仙人盡到王邊，扶輪御馬，共至天上。未至之頃，遙睹天城，名曰快見，其色皤白，高顯殊特。此快見城有千二百門，諸天惶怖，悉閉諸門，著三重鐵門。頂生王兵衆直趣不疑，王即取貝吹之，張弓扣彈，千二百門一時皆開。帝釋尋出，與共相見，因請入宮，與共分坐。天帝人王貌類一種，其初見者不能分別，唯以眼眴遲疾知其異耳。王於天上受五欲樂，盡三十六帝，末後帝釋是大迦葉。時阿修羅王興軍上天，與帝釋鬪，帝釋不如。頂生復出，吹貝扣弓，阿修羅王即時崩墜。頂生自念，我力如是，無有等者，今與帝釋共坐何爲，不如害之，獨霸爲快。惡心已生，尋即墮落，當本殿前，委頓欲死。諸人來問：若後世人問頂生王云何命終，何以報之？王對之曰：若有此問，便可答之，頂生王者由貪而死，統領四域，四十億歲，七日雨寶，及在二天，而無厭足，故致墜落。」

此鬧天宮之故事也。

又印度最著名之紀事詩羅摩延傳第六編工巧猿名 *Nala* 者造橋渡海，直抵楞伽，此猿猴故事也。

蓋此二故事本不相關涉，殆因講說大莊嚴經論時，此二故事適相連接，講說者有意或無意之間，併合鬧天宮故事與猿猴故事爲一，遂成猿猴鬧天宮故事。其實印度猿猴之故事雖多，猿猴而鬧天宮則未之聞。支那亦有猿猴故事，然以吾國昔時社會心理，君臣之倫，神獸之界，分別至嚴，若絕無依藉，恐未必能聯想及之。此西遊

記孫行者大鬧天宮故事之起原也。

又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三佛制苾芻髮不應長因緣略云：

「時具壽牛臥在憍閃毘國住水林山出光王園內豬坎窟中。後於異時，其出光王於春陽月，林木皆茂，鵝雁鶩鴛舍利孔雀諸鳥，在處哀鳴，遍諸林苑。出光王命掌園人曰：汝今可於水林山處，周遍芳園，皆可修治，除衆瓦礫。多安淨水，置守衛人，我欲暫住園中遊戲。彼人敬諾，一依王教。既修營已，還白王知。時彼王即便將諸內宮以爲侍從，往詣芳園，遊戲既疲，偃臥而睡。時彼內人，性愛花果，於芳園裏隨處追求。時牛臥苾芻鬚髮皆長，上衣破碎，下裙垢惡，於一樹下跏趺而坐。宮人遙見，並各驚惶，唱言：有鬼！有鬼！苾芻卽往坎窟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拔劍走趁。問宮人曰：鬼在何處？答曰：走入豬坎窟中。時王聞已，行至窟所，執劍而問：汝是何物？答曰：大王！我是沙門。王曰：是何沙門！答曰：釋迦子。問曰：汝得阿羅漢果耶？答曰：不得。汝得不還，一來，預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是事，汝得初定乃至四定？答並不得。王聞是已，轉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宮女，可將大蟻填滿窟中，蜚螫其身。時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斯語已，便作是念：此善沙門來依附我，實無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惡王橫加傷害，今宜可作救濟緣。卽自變身爲一大豬，從窟走出。王見豬已，告大臣曰，可將馬來，并持弓箭。臣卽授與，其豬遂走，急出花園，王隨後逐。時彼苾芻急持衣鉢，疾行而去。」

西遊記豬八戒高家莊招親故事必非全出中國人臆撰，而印度又無豬豕招親之故事，觀此上述故事，則知居豬坎窟中，鬚髮蓬長，衣裙破垢，驚犯宮女者牛臥苾芻也，變爲大豬，從窟走出，代受傷害者，則窟邊舊住之天神也。牛臥苾芻雖非豬身，而居豬坎窟中，天神又變爲豬以代之，出光王因持弓乘馬以逐之，可知此故事中之出光王，卽以牛臥苾芻爲豬。此故事復經後來之講說，憍閃毘國之憍以音相同之故，變爲高。驚犯宮女以事相類之故，變爲招親。輾轉代易，賓主淆混，指牛臥爲豬精，尤覺可笑。然故事文學之演變，其意義往往由嚴正而趨於滑稽，由教訓而變爲譏

諷，故觀其與前此原文之相異，即知其爲後來作者之改良，此西遊記豬八戒高家莊招親故事之起原也。又慈恩法師傳卷一云：

「後度莫賀延磧長八百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念觀音菩薩及般若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慙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

此傳所載，世人習知，（胡適教授西遊記考證亦引之）即西遊記流沙河沙僧故事之起原也。

據此三者之起原，可以推得故事演變之公例焉。一曰：僅就一故事之內容而稍變易之，其事實成分殊簡單，其演變程序爲縱貫式。如原有玄奘度沙河逢諸惡鬼之舊說，略加傳會，遂成流沙河沙僧故事之例是也。二曰：雖僅就一故事之內容而變易之，而其事實成分不似前者之簡單，但其演變程序尚爲縱貫式。如牛臥苾芻之驚犯宮女，天神之化爲大豬，此二人二事雖互有關係，然其人其事固有分別，乃接合之，使爲一人一事，遂成豬八戒招親故事之例是也。三曰：有二故事，其內容本絕無關涉，以偶然之機會混合爲一，其事實成分因之而複雜，其演變程序則爲橫通式。如頂生王昇天爭帝釋之位，與工巧猿助羅摩造橋渡海，本爲各自分別之二故事，而混合爲一。遂成孫行者大鬧天宮故事之例是也。

又就故事中主人之構造成分言之，第三例之範圍不限於一故事，故其取用材料至廣。第二例之範圍雖限於一故事，但在一故事中之材料，其本屬於甲者，猶可取而附諸乙，故其取材尚不甚狹。第一例之範圍則甚小，其取材亦因而限制，此故事中原有之此人此事，雖稍加變易，仍演爲此人此事。今西遊記中玄奘弟子三人，其法寶神通各有階級。其高下之分別，乃其故事構成時取材範圍之廣狹所使然。觀於上述此三故事之起原，可以爲證也。

予講授佛教翻譯文學，以西遊記玄奘弟子三人其故事適各爲一類，可以闡發演變之公例，因攷其起原，并略究其流別，以求教於世之治民俗學者。